

八編類纂

七十六之八

兵曹

庫	文	閣	内
五	一	三	漢
九	つ	六	書
函	冊	九	類
一		號	
架			

庫	文	閣	内
三	一	三	漢
六	二	〇	書
七	〇	六	類
函	冊	九	
三		號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34)
函號	367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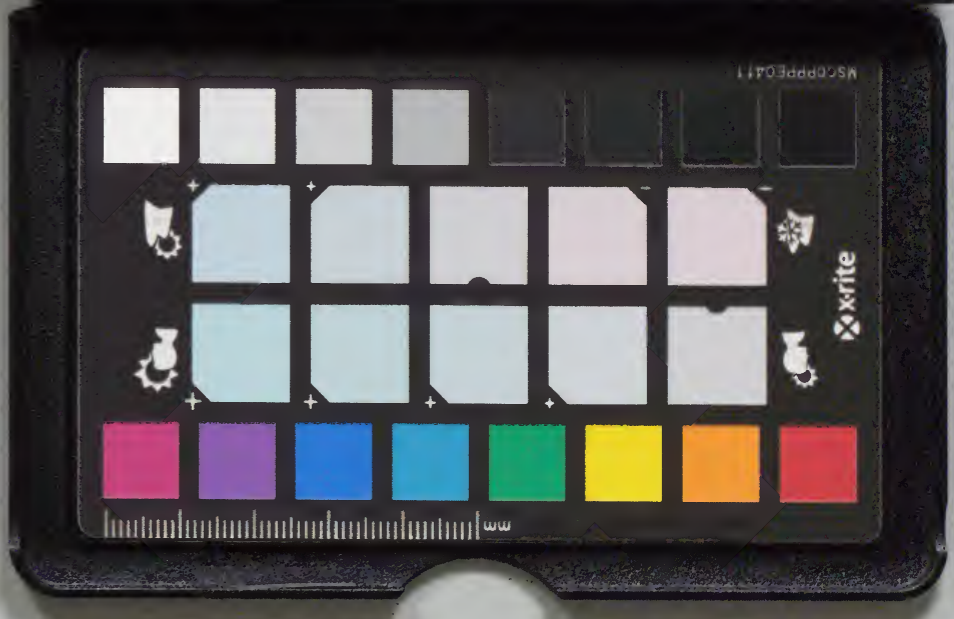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六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海防

淺草文庫

華鈺海防議云自帝王代興以來率多卜都關陝宅
中維示左隴右冀襟洛帶河其去海徼遠獨重西北
邊謹備胡而防海較猶稍緩惟我太祖高皇帝龍
飛淮甸鼎奠金陵至永樂間乃遷北平北平枕居
庸咫尺滄渤遼陽東控鴨綠為左臂山東橫巨海上
為門戶沿海而南則江淮南北根本重地又其南則

兩浙閩粵財賦要區皆近與倭隣僅隔一水又朝鮮接壤遼左勢壯外藩倭雖強計其三十六島之衆戶不過一十七萬餘課不過八十八萬三千三百有奇曾不足當中國數大郡彼卽簡銳而來聞止薩摩州之徒獷悍健鬪他且勇怯相半亦僅僅數萬衆而止耳于以當中國全盛之兵力則其數不勝此其不足畏者一我之救鮮也萬里奔波倭爲主而我爲客若其入寇則衝波歷險棲泊外嶼乃始窺犯內境而我且以逸待勞坐乘其憊此其不足畏者二倭慣用伏長於陸戰若當海洋則其舟甚小可犁而沉且隨濤

震蕩難使火器而我以福船鷹船衝其鋒海滄艦橋鬪其力擊以發煩扼以陸兵曾未登岸而氣已靡矣此其不足畏者三倭自海外裹糗而來多則足支兩月而止計惟因糧于我乃克宿飽我誠堅壁固守在提禦令進無所掠退不獲歸夫先自餒急擊勿失固可困而縛也此其不足畏者四明興初亦未嘗有海上備至洪武二年倭寇山東寇崇明又寇惠潮乃命行人楊載齋璽書諭其國王良懷良懷乃遣僧祖來貢方物三年寇山東轉寇浙福芴海諸郡五年寇海鹽澈浦温州我始令浙福造海船防倭六年遂

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逐未幾復寇我登萊七年
寇我膠州靖海侯吳禎追擊之於琉球大洋斬俘甚
衆十二三年來貢俱以無表文分置其使于川陝
三邊番寺十四十五年皆來貢後乃以倭使如瑤坐
通胡惟庸事敗發雲南守禦始令信國公湯和築登
萊至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冬又令江夏侯周德興築
福建海上十六城二十六年倭又寇我金鄉二十七
年我乃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一
意防倭絕其貢不與通永樂二年倭寇浙直乃命太
監鄭和諭其國王源道義源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

我于是有什物紋繡之賜卦爲日本國王名其國鎮
山曰壽安鎮國山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正副使
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入若人船踰數挾兵刃器以
盜論然倭時時掠海上不爲戢十九年以三千人寇
遼東望海窩鎮守左都督劉江設伏盡殲之功卦廣
寧伯倭自是不窺中國者數十年蓋始時方國珍張
士誠據海濱諸郡人習兵方張旣擒滅而逋者悉航
海附倭故洪武中倭患特數已而增戍守招沿海島
人蛋戶賈監漁丁蓋籍以爲兵於是海上惡少得衣
食縣官然華夷相糾寇盜不衰非廣寧斯役禍固不

止也。顧夷終猖獗，時時拏舟載方物戎器以來，遇防守嚴，輒陳方物云入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請俯順夷情，主客輒為條奏許貢，云不為例，得宴賜市易去。後再至，亦如之，伺無備，持戎器出剽掠，殺擄亦滿載去，無問得間不得間，無不得意去者。正統中，犯桃渚，入大嵩，焚殺甚慘，下防倭之令，而邊嚴嘉靖中貢使相挺起為變，詔諭乃得解，已禁市舶，而中國大猾入據海島中，聚眾自衛，以財物役屬倭，惡少行海上為亂，稱船主，蓋自十八年金子老李光頭始作難，勾西番掠福浙，二十二年許棟乃與合踪通日本，據

雙嶼港，歲為浙直患。棟固王直故主也，二十七年光頭棟俱就擒，子老先已遁去，王直乃復據舊巢，稱雄海上，于是併陳思盼等大引倭眾，分寇浙福，破我昌國，而貪心益熾，東南無歲不苦兵矣。則有鄧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者，起而寇浙直，蕭顯者，起而寇太倉，陷上海，鄭宗興、何亞八、徐銓、方武者，起而寇閩廣，旋于三十二三年間次第就戮，而徐海則又出矣。海乃通日本，率和泉薩摩肥前肥後津州對馬等倭寇我乍浦，拓林用陳東、葉明為羽翼，亡何海破滅于沈庄，而陳東則又得志矣。復通日本，率肥前筑前豐後和泉

博多紀伊等倭攻我金山崇明青村上海二何東破滅于乍浦城南而葉明則又得志矣復率筑前和泉薩摩紀伊博多豐後等倭掠我乍浦新塲亡何我兵生擒之明死又有洪澤珍者為患于漳泉興福嚴山老者為患于月港許西池者為患于廣東皆通番巨寇也三十八年澤珍為我叅將黎鵬所破山老遁去西池尋亦溺海死是歲王直以總督胡宗憲誘致乃得旨伏誅而海氛頓息嗣是又有蕭雪峰張璉合屯大埔攻和平大金謝老巢南灣入安溪掠漳泉旋亦殄滅此大盜十四踪之最著者至隆慶間零倭時

從賊首曾一本寇碣石等衛以致敗將周雲翔等叛與合已乃勦定然亦不能越粵而他為患也夫倭奴之入寇也其出海海路有三曰薩摩州五島對馬島舍是無他便矣倭自肥前西懸曰平戶東西海面十里西北至博多海面四平戶之西即五島五山相錯懸海而生其境之盡處也過此西行越五六日四望無山直抵陳錢壁下此島與薩摩州相去一千五百里非為多藝為伊岐橫直皆七十里至對馬島海面五百里為對馬島橫三百里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舶則獨由博多開洋因舟造于博多故也倭既出日本洋隨

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州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視風之變遷非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胡島分

鯨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

天堂官渡水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艚

或過韭山海門關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

定海經大猫洋入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厨入湖頭渡犯昌國入石

浦關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正東風多則至李西畧壁下

陳錢分艚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漁山兩頭洞

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犯錢塘過大小

嶼烈表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入鼈子門入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過馬蹟犯太

倉過馬蹟潭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瞭角嘴

犯瓜儀若在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

過步洲洋亂沙入鹽城則犯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非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

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其趨遼陽天津勢

必由綠水大洋過朝鮮越旅順黃骨島始得望天津

直沽此倭奴入寇之路也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

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多日而不變也

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于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

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

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二汛之備自嘉

靖告變以迄于今似亦以次增飭據今沿海郡縣備倭大鎮有廣東福建浙江江南淮揚山東薊遼凡七各有督撫重臣總軍務又有專勅臬臣備兵事有總鎮大將軍職調度又有叅遊備總等官司哨守以要害之分守者言之在廣東則有東中西三路東路扼全粵之上游則于柘林設把總哨至豬頭礁與碣石會碣石設把總哨至大星洋與南頭會而惠潮則有叅將之設南灣又有漳潮副總兵之設中路防省會之大洋則于虎頭門設把總哨至三角洲與廣海會廣海設守備哨至黃麐門與北津會而廣州則又有

海防叅將之設西路遏番賊之突入則于陽電有叅將哨至赤水洋與白鴿會白鴿門設把總哨至海安港與潤州會而潤州則有遊擊雷廉則又有副總兵之設瓊州白沙塞則有把總崖州則又有叅將之設所以備粵寇者如此在福建原有水寨五。一曰漳州銅山寨領以把總南哨至洪淡巡司北哨至東鎮洋又於舊轄玄鐘所增遊兵寨設南澳把總領之分哨雲蓋寺走馬溪等處而聽節制于漳潮之總兵。一曰泉州浯嶼寨領以把總南哨至舊浯嶼北哨至大岞山而又特于南路設副總兵兼轄起祥芝直抵廣東

八編類纂 卷之六
界之信地。一曰興化南日寨。領以把總。南哨至金沙澳。北哨至蘇澳。與海壇哨會。乃海壇則又增設把總。領遊兵分哨。觀音胡盧等澳。以爲小瑅之南藩。一曰福州小瑅寨。領以把總。南哨至白犬山。北哨至西洋山。與烽火哨會。而又特于中路設叅將。兼轄起慊澳。直抵泉郡祥芝之信地。一曰福寧州烽火門寨。領以把總。南哨至小西洋。北哨至官澳會。金盤兵船十隻。協守而又特于北路設叅將。兼轄起福寧直抵寧德縣慊澳之信地。所以備閩寇者如此。在浙江有六總。金鄉磐石二衛。設把總一。南與福建烽火會哨。北與

松門關會哨。所轄温州沿海延袤四百餘里。而節制之以溫處之叅將。松門海門二衛。設把總一。南哨至蒲岐。北哨至昌國石浦港。所轄台州沿海延袤五百餘里。而節制之以金台嚴之叅將。昌國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前後錢爵四所。及遊仙寨。而以南起石浦馮家山。北抵南湖頭爲信地。定海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後所霽霽大嵩中中左五所。而以南起湖頭渡。北抵管界巡司。及外海舟山爲信地。觀海臨山二衛。設把總一。領寧海守禦所。則設把總以協防賊由海入淮之路。又于揚州設陸兵營。遊擊以

待調遣。所以備淮揚寇者如此。在山東登州凸臨海上。東南北三面並防。萊州青州亦二面臨海。故青自贛榆界而東。于安東衛設守備。分哨至萊之高密界而止。萊自古鎮。巡司而東。于靈山衛之沙溝設守備。分哨逢猛以西之海口。又于即墨縣治南設守備。分哨浮山以東之海口。又東則于登之萊陽大嵩衛設守備。又折而東北。則于文登設守備。以協防東南兩面之險。又折而西北。則于府治之北。特有副總兵之駐劄。並設水陸兩遊擊。分扼港岸前哨。旅順以協防北海一面之險。又西爲萊之西北界。則設王徐寨守

備。防守白浪新河等九海口。又西則于府治設遊擊。南策即墨北應王徐。而西與青州之聲援接。又西則于青州設遊擊。南策安東北守唐頭營一帶。而西與武德二守備之聲援接。所以備山東寇者如此。在薊遼自天津東抵鴨綠沿海二千餘里。並置守衛爲京師左翼。故自大沽海口宿重兵。以副總兵領之。特專防守。而陸路旣設守備。水兵則又設遊擊。自寶坻之草頭沽抵豐潤之黑雞坨。各以入衛兵派守。而又。有西協兩營騎兵。及新設密雲海防遊擊之兵。爲應援。自灤州之蠶沙河抵山海之石河口。各以營軍并

班軍派守而又有東協標下兵及原設永平海防遊擊之兵爲應援。凡以扼塞關右之要害也。關以外則以中前前屯中後中右中左五所之兵派守芝麻灣至望虎臺口之信地而應援則屬之寧紹地方。西自三江所東至龍山所延袤三百餘里及在外金家畧爲信地而皆節制之以寧紹之叅將。海寧衛設把總一則浙西沿海一帶起自鱉子門直抵金山衛延袤五百餘里皆屬焉而節制之以杭嘉湖之叅將。所以備浙寇者如此。在南直隸蘇松專防海常鎮兼防江山浙而松乍浦以東則金山衛扼其衝。于是有叅將

之設。而若華亭之柘林上海之川沙窪賊曾據以爲巢。則各設陸兵把總屯守之。由松而蘇黃浦以北則吳淞江口當其吭。于是有總兵之特駐劄把總之分哨守。遊兵把總之司策應。而若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處。則各設水兵把總堵截之。至于崇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特設把總一員駐竹箔沙營而與營前沙之名色把總所領兵往來會哨。又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由蘇而常而鎮則于楊舍設守備。西與孟河堡之官兵相哨望于圖山營設把總。西與永生洲新設之遊擊相聲

八類集 卷之六
援。又皆所以東堵江口而遙衛。留京也。所以備蘇
松常鎮寇者如此。在淮揚江海淮三者並防。蓼角嘴
之大河口突出東南。則設把總。沿而西。若狼山爲通
州門戶。則設把總。通州又全揚門戶。則有摠兵之特
駐劄。又西設周家橋把總。以防泰興之衝犯。又西設
三江會口把總。設儀真守備。以防內地之突入。其自
海門而北。爲掘港。則設守備。又自新插港轉而西北
爲鹽城。則設守備。又西北爲廟灣。則設遊擊。以防東
海一帶各港岸之登犯。渡淮自雲梯關以東。爲東前
協守之叅將。又以杏山錦州松山大凌義州右屯鎮

武西平之軍。派守筆架山。至柳河口之信地。而應援
則屬之鎮總。左右翼之營兵。凡以控制廣寧之襟吭
也。若三岔以東。則海蓋復金各以本營兵。派哨海口。
又南而旅順一口。跨登接遼。則守之以金復叅將。哨
之以登州水兵。遊擊而勢相犄角焉。又東而九聯城
以外。則劄鎮江城。設遊擊兵千七百。特哨海上。且非
與寬奠叅將所領馬步兵接。而勢相聯絡焉。凡以慎
固鴨綠之肩鑰也。所以備薊遼寇者如此。國初設
巡司于礪州。所以控扼海道。非捍高州也。正統間移
入內地。致使礪州無兵防。是撤其南面之藩籬也。則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修復誠便計也。陽江之海陵巡司。東有海陵澳。西有
咸船澳。不畏四面風。常爲賊船所潛泊。向無哨兵。不
可不增議守也。望崗澳爲新寧南門之外戶。要害地
屯兵防禦。則左可以援尾山海之緩急。右可以翼寨
門海之策應。不可不增修風汛防也。東筦洋之老萬
山海寇每每停泊。惟南頭西鄉捕魚柴船。知消息。則
探哨宜急使也。惠郡有碣石衛統五所。又有三守禦
所。以扼海道。自設總督于梧州。乃調各所軍往守城。
空此備彼。非計也。潮之柘林爲東路第一關鎖。向時
戰船秋盡掣泊水寨。賊搗虛之謂。何不可不築堡固

守也。凡此皆廣東之宜增備也者。又如漳浦之島尾
南靖之九龍塞。溪龍溪之海門。晉江之深滬。獺窟與
化之沖心。平海皆寇閩之要衝。而防之貴謹。連江係
福郡門戶。即有小瑄海壇之兵爲之衛。乃本縣至今
未有城郭之設。則守亦奚固。福寧州如舌吐海上。三
面皆險。往設烽火寨于三沙海面。後乃內徙松山而
外險失備矣。須令官井羅浮沙。隍南北中三哨。羅江
古鎮兩哨。聯絡策應。庶可恃爲福州之非藩也。凡此
皆福建之宜增備也者。又如金盤海外之備。若大岩
頭山。玉環山。霓巖。南龍山。南麂。鳳凰山。凡五。獨南麂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三
舉閣大坐臨深海山外大洋別無山島賊自國初
以來俱假此棲泊實巢穴之宜防者也松海之信地
惟是健跳城三面峻嶺東逼巨海而桃渚旣阻烏道
昌國復隔大洋想援兵之未易達也計惟一報警即
調海門關兵船抵所城東海山內設伏以邀擊之則
萬無一悞也昌國海中之防凡十有五處而入排門
畧多腴田韭山正對日本牛欄基逼近石浦則又南
北中哨之尤要者也定海之舟山故縣址也中爲里
者四爲舉者八十三五穀魚鹽之饒可食數萬衆賊
所必窺以爲巢海大港多而哨船不多奚以禦之失

此不大集兵屯守非所以壯寧紹之外藩也則舊制
宜復也臨觀總守海岸者七守海港者八惟是三江
港省城第一關鎖而烈港尤入臨觀之要境則其險
宜據也海寧總守海岸者十守海港者三惟是西海
口南通大洋北近平湖係浙西之咽喉本港口海塗
高硬潮水長涸不一船難繫泊議爲開濬建閘將各
兵船浮泊活水遇警出勦斯預防之計也凡此皆浙
江之宜增備也者又如上海之高倉渡沈庄塘周浦
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浦口懼賊一登
岸而搶船之易渡也宜集雙塔等船以兵衛之長洲

則連泖湖、吳江則通鶯湖、吳縣則逼太湖、懼賊入內地而突犯之甚易也。宜于勝墩并太湖近蠡里等處分兵守之。江陰靖江之間居恒盜賊出沒而沿江哨望僅存空墩。南北邏卒不相聯屬。則巡江御史宜往駐其境時整飭之。京口要區城逼山難守宜積粟廣城以厚鎮之。凡此皆蘇松常鎮之宜增備也者。又如通州乃賊登狼山之所必窺而戍兵半占于勢豪若之何勿清查乎。呂四餘東等場乃大河通州掘港三路之援而居恒又多鹽盜若之何不更練民兵備緩急乎。海安鎮當六路之衝爲揚泰襟喉若之何僅以

數邏卒爲備乎。廟灣以西若北沙馬邏二鎮兵皆單弱而柳樹灣又僅通淮安一線若之何可無扼吭之重兵乎。凡此皆淮揚之宜增備也者。又如東省沿海夾倉等十九巡司其墩寨與衛所烽埃鱗次繡錯俱有協防之任而弓兵爲數殊儉不可不議添置也。膠河自麻灣抵海倉口故大渠便漕復便屯而惟是陸家村至分水閘一帶崗鉤石爲梗鑿此成渠誠萬世一大利也。六都司所領班軍二萬一千五百有奇。番若地可屯可守況其聚則恒懷跋扈之志孰與分布沿海之猶資一臂乎。則不可不罷番上也。登萊之島

嶼不設險以朝鮮爲之蔽耳頃鮮且岌岌矣曷不亦如浙直之廣置遊兵且以防島民之橫決且以遏外寇之窺伺便計也凡此皆山東之宜增備也者又如自薊達遼近議各路共設戰哨等艦以五百五十餘隻計設大小車輛以千七百計設大將軍虎磚佛郎機鳥銃等火器以萬計他戰守具且稱是而未覩果無虛額則綜核不容或踈矣烏絲江西之鎮江地方遼曠兼有虜患顧此失彼且當援鮮餉道要害議爲特設鎮道控華夷關局聯水陸軍爲登萊左輔而未覩奉有成命則疏請不容終已矣凡此皆薊遼之

宜增備也者當嘉靖之季倭爲祟自垂二十年始以我豪貴負番賈直挑之釁會官邪政亂民迫貪酷挺而走險爲倭導餌而亂遂滋熾上屢震怒逮浙江撫臣朱統巳又逮應天撫臣彭黠屠大山統故方勁任勞怨嘗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盜易去中國衣冠盜難竟以誣詆憤悶死乃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出禱海神且視師時則提督兵尚書張經在江南有功爲所構陷都御史李天寵以胡宗憲排奪其位皆得罪死西市人且重足憂不在倭而在讒蓋至文華再出督括官庫讐歛富民調狼達兵極四遠

新類集 卷之二十一 五
公私愕然煩敝而中國盜大起其後習兵諸大帥俞
大猷戚繼光劉顯之倫競忠力自奮而始靖始時我
實易倭而僅以三千人往援既遭蹶乃命宋經畧應
昌率李大將軍如松提十萬師以往平壤之捷倭避
我銳而陽且以和緩我我因而誘之奪其城柰何膽
一震於碧蹄遂亦以和自緩令得添兵運餉弄我於
股掌之上則始事之失計而誤中狡謀也比封事一
敗正使遁歸石大司馬星且獲罪乃始大出兵致聲
討而邢總督玠等復率李大將軍如梅等集水陸師
十萬以往稷山一勝水源再勝青山三勝業已稍振

我軍之氣矣未幾而南原覆將蔚山喪師令倭獲盤
據全慶之墟倚三路以當我則中事之失計而兵鮮
勝算也又其後秀吉既死倭將遁矣亂可乘也怠可
擊也乃中路攻城無策發煩自焚彭信古實階之禍
而我又不設老營不張左右翼倭爲蝴蝶陣十八人
躍而前我師大北已乃贈金幣助之歸卽有海上一
捷蓋亦得不償失而竟令得志去矣則終事之失計
而局倖苟結也夫朝鮮之爲國雄據八道兵勁食饒
乃對馬一島猥於天順年間輕割以資山城君出亡
之策周以粟帛致爲歲例猶之乎啓扃以揖盜而又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釜山僑居互市之倭。不設防閑。山各島堪戰之舟師。不多練。抽丁裹糧。以素未習之兵。負重而戰。敗道也。而不為戒。奴丁幾十萬衆。每憤憤掉臂。可恩威用也。而不為收。竹嶺鳥嶺一帶。峻巖紆邃。道不容騎。窮日無棲。可關可隘。固王京以南天險也。而不為扼。兵燹之後。田里蕭條。有可耕之地。無其人。而不為撫。若然者。鮮始不自謀。而我復不為鮮謀。已事之疎也。不及追也。晉都御史王守仁鎮兩廣。常以保甲兵一舉而破獠夷三十六洞。而在嘉靖乙卯二店塘之捷。丙辰仙居之捷。鄉兵之宣力尤多。夫誰謂土著之不任折

衝也乎。今誠定為制。無論州邑在城在鄉。一應軍民人等。挨戶查編。十家為甲。甲置長。十甲為保。保又置長。平居令嚴譏察。備非常。即於每甲抽驍壯一丁。為團兵。衣甲器械。取諸若甲。集十兵。令保長領之。集十保。更擇足智勇一人。總領之。為一團。團置一教師。時訓以弓弩鎗刀靶銃等藝。而縣尉則月一閱。稽勤惰。府道則歲一閱。定賞罰。民既自衛。厥鄉官亦賴以應卒。合十戶而備一卒。曾何糾聚調遣之足病。云先是漕運褚總督鈇疏畧有云。江北五十七州縣。總計民壯快手九千六百餘名。每名編工食七兩二錢。原為

防守城池捕緝鹽盜乃令祇供有司差用多以老弱
遊棍充數萬一地方有事調遣輒稱無人徒費脂膏
養此遊惰即今倭警若添兵未免增餉增餉未免苦
民合責兵備行各掌印官將本地民壯不拘馬步逐
名簡汰老弱揀選精銳督責操演遇急抽取驍勇一
半調赴海上應援即以原派工食克月糧上既省招
募之煩下又免供應之苦計可得精兵五千又云兩
淮轉運通泰淮安三分司所轄三十鹽場竈丁繁夥
皆長生海濱素稱勇敢嘉靖間倭寇入犯多得其力
先經題准選取三千名爲竈勇每年三月初一防汛

起至五月中旬汛畢止有警聽就近各營將領調用
截殺其工食不動有司錢糧出自各場包夫官錢經
紀牙用隨鹽賑銀扣支餘月不給今各竈率在場儉
閒而抽練祇虛應故事合責原設千總官逐一揀選
着實訓練務要人人精壯足備衝突夫沿海諸州邑
運司各場分誰無民壯竈丁奚獨淮揚可資敵愾也
者藉令一一倣褚原議務得士裨實用則公帑不更
費募資而沿海頓添兵數萬如將領以蝕軍爲恒套
領陸兵則浮增坐營軍辦名目以濫餼而核之半歸
烏有領水兵則藉口更番出哨遠地以影射即至巧

莫能鈎致。須嚴爲令。勢豪有詭冒糧餉一名。擬配五名。以上擬戍十名。以上擬斬武弁。乾沒與同罪。王軍老弱必更壯。下軍餘精壯。勿令避役。寧懸糧以募軍。毋虛軍以濫糧。實以稽查閱試之權。責成于直指。而嚴殿最焉。往者平壤之捷。南兵實先登。有功既食其賞。而總兵官王保又橫加誅戮。以重其毒。非盡募卒之悍不可制也。至于先年王江涇之勝。則永順土官彭蓋臣之功。清風嶺并乍浦之勝。及勦徐海。則容美土官田允霄。允章之功。天下之兵。無論南北。無論土漢。旣以成聚。無不悍不擾者。顧所以馭之。謂何耳。我

誠慎簡銳于始。若浙江處兵。江南沙兵之類。惟就本地方召募。稽其戶籍。令土人保結。聯爲什伍。法得並坐。彼即以身從征。誰無父母妻子之慮。而其爲戎首。以幸禍。必不其然。我誠關會該處軍門。若狼兵川湖土兵之類。必令憲司一員。明示該管頭目。以漢法。且加訓練。監督前來。有僨事及生事者。罪及監督。彼土官世受國恩。夫亦自有家法在。而謂敢縱下以干戮。必不其然。如寶坻東安豐潤玉田。燕之督亢地也。故稱肥饒。緣五代淪于夷狄。秦蕪數百餘年。元末學士虞集曾議屯田。以足元京之食。屯塲遺址。依然可彙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五
皇上初年兩經題請舉行旋被破壞非地難屯種
實緣舉行之初未究蠹害屯政之故使奸人豪右得
以構釁阻撓總督張佳胤巡撫張國彥兵備顧養謙
之開墾也玉田豐潤已漸就緒未及議興水利俱各
遷轉昔年熟田爲豪右霸佔者至今耕種尚可按籍
而考此言北地之田之可屯也濬海郎中樊兆程曰
淮揚荒土甚多非甚磽瘠不可耕即如安東而下直
至贛榆爲路幾六七百里中間曠地不下數萬頃安
東之大湖海州之傅湖沐湯之桑墟湖贛榆之南湖
各方廣不下數十里土淖而地平俱可通利溝渠因

渠以溉便成水田以時藝種五穀歲可得粟數十萬
石程爲榆令時曾于榆之南湖召民劉德等立庄開
種歲獲粳稻無筭蔽之民見今于此湖內開種獲利
者甚多此有試而可行者况牛力穀本各州縣俱有
營田官牛三五百頭不等而數年之所孳息未報者
不與焉營田倉內所報穀數俱可覈而取足者此須
設一憲職官總率之擇州縣之廉幹有心計者分理
之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揣肥确之
異設法召募留心撫綏或仍責之原設農師或郡民
壯弓兵所軍照屯田例分給募民墾之不一二年間

自有大獲此言兩淮之田之可屯也。籌海編曰：國
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
連倭夷，歲爲邊患。信國公經畧海上，起遣其民盡入
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之策也。趙工侍近奏，令民開
種以給幕租。若興此利，金塘一山即可墾田數萬畝，
歲入米幾萬石，以玉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十
萬石，大爲海防之助。但其患二：故當道屢議屢止，一
是恐倭藉以爲糧，結巢于此。一是大家爭佃，秋糧難
徵。爲今之計，須丈量爲屯田，召民耕種，輸賦軍門。耕
者搭棚廠而居，不挈妻孥，不得買賣，逐歲更始。如大

家放租之法，則官民兩利，而爭奪之患免矣。官差石
工伐山造堡，海洋有警，小民避入賊，知堡中無子女
財帛，自無結巢之念矣。此言浙中島嶼之田之可屯
也。叅將黎國耀曰：閩中有人可耕而無地，粵中有地
可耕而無人。嘗觀漳郡力農者，散處七閩深山窮谷，
無處無之。而挾農具以入浙之溫處者，亦時有焉。倘
能設法招徠此輩，如海南一帶空地，分給屯種，則十
年生聚，藉其人可以爲兵，入其粟可以增賦。又叅將
江應龍曰：墾田之法，不獨可行于窮民，亦當責効于
營兵。查得雷州附營一帶廣衍饒沃，皆可成田。諭令

六經類纂 卷七十一
各兵并力合作，漸次開墾，計畝均分，無事解甲而耕，有警荷戈以戰，則金城十二之便，或可庶幾也。此言廣中之田之可屯也。八閩山多田少，專倚隣省糴粟，遼左昔曾告饑，亦令赴糴山東，然而不無生事于海上，此惟官不爲操其權而聽民自爲計，一出海必載戎器載戎器則變易生，今莫若倣古常平倉法，領以專官，歲將無礙，公鏹或軍士餉金，預借其半，當秋成穀價減少之日，無論鄰省或本省鄰近郡邑之大穰者，多糴前來謹貯之，以俟春夏缺乏，或散軍，或糴與民，大都瀕海諸處，故饒粟穀而水旱亦或時有土人

善居積者，往往乘急射利，官莫能禁，今一制之自官，則米價不壅，農人不傷，城市充實，緩急無恐。時平則公家容獲資其贏，歲稔在小民，且得資其賑。普陀乃賊禮佛換水之所，必登洋山，乃賊由浙入直之所，必犯我誠于浙東，以舟山爲重鎮，集水陸諸軍爲正兵，飭戰具于沈家門岑港等處，而奇兵則遠出普陀，伏于普陀，謀搗巢平。先一日遣諜覘之，傍無一舟，兵既合，賊乃更出他島之精銳夾攻我，我遂大劔，夫惟鑿賊之所以誘我者，反誘賊，有正必爲設奇，有奇必爲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設伏到處併力夾擊勢如率然或摧其銳或散其踪毋令闖入內地倘或乘風旁逸而我不及追也務尾其後爲他畧我兵之策應總兵官則移駐近嶼居中調度常令賊背腹受敵而我臂指如意不出近洋賊可殲矣萬一者能擊賊而不能盡賊乎又復有海岸控扼之正兵在再督水兵登途協戰勿遽卸擔于陸兵旁觀以縱寇則所稱節制之兵不可敗者非歟以此推之閩直等處莫不皆然倭之長技在步中國之長技在船海上之船不論人力而論船力不論船力而論風力何也倭之造船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

相思合縫不使鐵釘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

草塞罅漏而已

名短水草

費功甚多費材甚大非大力量

未易造也大者容三百人小者僅容四五十人其形卑隘難于仰攻若遇無風逆風皆倒桅盪檣不能轉舵最畏我廣船福船之衝犁先年浙直用兵調取多藉其力及今非多造廣福船分給各鎮不足以資出洋犁賊之用又非造極堅工即令造船之人長爲駕駛恐多破冒無資實用悉心整理協謀共濟是則各鎮撫道諸臣之任矣又如台州之蒼山船便于追賊崇明之沙船便于淺水舫風號船便于哨探二刻船

八
類
卷
七
三
便于衝濤混戰朝鮮龜船布帆豎眠惟意風逆潮落
亦可行切見沿海鹽徒儘可選用其次水兵奇妙如
浙之七里壠併金山寺下漁人俱能朝入水暮方出
白晝水底鑽船致敵舟之沉溺黑夜抽幫起旋致賊
師之失隊其次則南直以販賣私鹽者人船輕便且
習風濤黑夜潛行駕棹如飛用以出奇偷營偵探是
又一策也猶未也倭之火器祇有鳥銃直百步而止
中國有鳥銃又有大砲去七百步佛郎機去三百步
又有神鎗火箭飛天噴筒埋火藥筒大蜂窩火妖諸
器敵不足以當我明甚第聞倭製火銃其藥極細以

火酒漬製之故其發速又人善使故發必中中國有
長技而製之不精與無技同謂宜嚴督製造令中法
更熟演之何憂乎不敵耶猶未也倭銃發每無聲人
不及防類能洞甲貫堅諸物難禦惟是廣中所產鰐
膠形如掌片堅勁異常較之浙中所產者不同用釘
連綴施于木架造為防牌鉛彈始不能透亦一策也
猶未也倭奴裸體以戰鮮有甲冑蔽體惟廣東所造
藥弩見血立斃較之弓弩尤利扼險守隘破敵摧堅
無有妙于此者向見長寧等處諸巢遺孽人多驍捷
技藝熟閑輕儇跳躍百倍倭奴慣用此弩又有鈎旗

八編類纂 卷之六
杆長丈許用布五六幅縫紉爲旗周匝綴利鈎每遇對敵橫舉陣前衆兵排列于後五步之內旗開而兵器隨之以出飛舞招颺矢石不能入又足以牽挽敵人衣裙使不得運用大率一旗可蔽數十人百戶吳夢豹自謂嘗統兵贛營力足招致數千人破敵特以疏請是亦一策也將官王鳴鶴曰倭夷之來雖無定向而天風考驗實有定期夫北風而南南風而北未有北風而能北南風而能南者觀其風之所自而預守其險則無不中矣其計亦不過總設聽調重兵一二枝防守于適中之陸地全在將臣得人又勤考天

時如遇天風大作之時亦照方位前去與水兵相爲表裏而預待之譬之陣法然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不觸則不應守險亦然捨其上風陷之死地乃勝筭也亶其然矣顧此中有大機則尤係之乎哨望何也倭奴遠涉而來或以休憩聯踪或以潛伺虛實未有不泊外島而徑入內地者飛報聲息全在哨卒雖其善爲伏匿而暗夜亦必微露火光望海窩之寇向非瞭卒先爲傳報廣寧即號智勇亦奚由設備以圖厥功乎故今海上哨船在各省諸守把等官分有信地不待言矣而出外洋探哨者必須嚴爲期會如往者温

御史如璋條議直隸備倭方畧謂兵船在狼山福山者遠哨于崇明而專守三沙一帶在松江嘉興者遠探于外洋而會守獨山一帶江北兵船不至三沙浙直兵船不會獨山皆以守備不設論罪他處固可做而行也至若水艦望斗之瞭卒當有警時須如督撫唐順之議擇健壯善瞭者每夜給銀一兩以酬其勞有悞軍機必辟勿宥而在陸地之守望則有總兵戚繼光閩中墩堠車旗舉火之法在行北前紀核之盡法庶賊不得多方以誤我我乃可併力以當賊彼亦靖季年之倭我內地奸人引而至也其遼陽山東不

被禍者無通夷接濟之人也今中土之僑寓倭境者固不乏人在浙直雖有互市之禁而若南灣月港諸處番舶固數數往來也紅夷黑夷頃構釁于南海若閩亦非無事之地也而倭且猥以渡勘合船通商為請又復陰陽其說以要我其生心如此番夷載貨前來志在賈利容未敢軼越于約束獨是我人載私貨出大洋以就市于倭者或造重底船相貼換或販米穀相接濟今或虞其激而生他變不能盡絕番商之來則何可不禁我徒私販之往也須嚴為令凡近海處所止許造單桅小船以便近嶼漁採其或違禁私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造雙桅大船者行令搜捕燬其舟罪其人仍于各鄉
編立船甲長副不拘人數惟視船之多寡依十家牌
法循序應當如船二十隻總統于船甲長內以十隻
分統于甲副仍于船尾外大書某縣某船甲下某人
十字翻刻墨填爲記其甲長副各置簿一扇備載鄉
中船數并某樣船隻某項生理一一直書歲爲具呈
于縣互相糾察犯則連坐先是策倭者有云守必以
戰而守城必以野自法有陷城之誅而未嚴殘野之
罰賊至則苟負孤城而棄其四境烟焰相望號聲相
聞所至蕭條有不忍見聞者安望其援乎故李牧備

邊先在收保而不失不能收保是資敵也後將軍燉
煌先在乘隧列障校聯不絕賊不敢犯使疏而可犯
是自蔽也宜畧倣墩堡之制使民各聚爲市市列爲
堡約其道里之中使勢可相及每賊至則墩堡固守
而郡縣急趨而助之又時嚴其法使四境殘甚者與
失城同罪則人各爲戰地各爲守賊入而無所得其
勢自困矣嗣有倣此而建議者謂市鎮若歸安之雙
林菱湖璉市宜城烏城之烏鎮南尋宜城漳浦之月
港宜城大都意主清野議甚善况夫巨鎮之所聚廬
而處者類不乏殷富貴族稍輸委以助公家且以自

保庸詎非計。向令崑山維揚不早圖城守。其不爲杞
上肉者幾何。即今東南瀉滙難城處。固多酌其可城
者。城之令近地各協助。厥工而有急。併得入保。將在
在金湯且足羽翼。郡縣以便聲援。而賊不難勦矣。唐
節度杜佑守城法。在相機以應敵。扇棧必塗泥。樓櫓
必苾籬。橋有轉關。堞有積石。又竿連棒。布幔水弩。行
爐遊火。灰眯松明。燕尾炬。鹿角鎗。木柵鐵菱。陷馬坑。
拒馬鎗。烽臺馬鋪。遊奕城池。近寇者不可不預備也。
主事唐樞云。守城之法。近日東南全不知。此女牆不
可太高。厚堵空之。欲如圭首針銳。所以便外瞭。便俯

瞰。城上傳箭不敲梆。所以便聽聞。守者必更番。所以
養精力。陟降有號頭。夜有火。晝有旗。所以一衆伍。違
犯有決罰。所以定心志。風雨露日有遮蔽。所以安體
力。火器石塊。灰油懸槌。鐵疾藜。諸物畢備。所以供急
用。或者又云。夜時舉砲以驚賊。緹壯士以偷賊營。突
出兵以擊賊懈。以攻爲守。守斯固。而至于區處詳盡。
則莫如往年蘇郡戒嚴所畫守城條約爲可法。載在
籌海編。皆是備採擇者也。高皇帝時。每重襲替。比
試必嚴。又在在立文學處。竝立射圃。令官生時肄射。
今何不于各處衛所做。兩京特立學師。以武科具文。

武才不及除選者爲之羣諸將家子與所謂民生武
生者俾授業教之以金版六爰教之以騎射陣法監
以憲司廣厲功令布在學宮如博士弟子故事按部
使者歲程督而行賞罰焉而又申嚴比試令襲替亦
如洪武遺法院道比試不中格勿輕進之府部府重
臣比試不中格勿輕咨部予之官始罰半俸歸肄學
三年再比不能者謫爲軍曩者御史羅廷唯曾論舉
邊材之濫謂才如司馬遷保李陵而下腐刑忠如諸
葛亮舉馬謖而落相職
以重兵事如此其嚴故
事鮮敗績今被薦者
其才之短長薦人者不

復任其事之成敗則人孰不懷僥倖之心乎。晉者王
瓊之在本兵也。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或訝之瓊曰
凡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置之贛州
是也。未幾而全捷聞人咸稱服竊查損軍之例如賊
擁衆入寇官軍卒遇交鋒損傷被虜數十人之上若
交鋒入境損傷虜殺四五人律止擬戍惟是私使軍
人出境因而致死或被賊拘執至三名絞柰何衛所
官輒藉口律嚴不敢出一軍櫻賊鋒夫額軍不用以
出戰則平日之養軍何爲守城旣得以偷生將一切
之武藝俱廢無事坐而食糜有急他人代鬪此于將

官之掩敗逃誅誠便。殊失高皇帝遺意矣。况當世廟時，兵部題准有例，大都謂但當錄其血戰之功，而不計其失伍之罪。軍伍缺者亦有例，許民充補。今而後額軍須與民兵並操練，並出殺賊，即有損傷，仍查功次。若獲級多而損軍少者，准贖罪。損獲相半者，從輕。記令戴罪。俟有功，准贖。惟合隊敗衄，全無斬獲，乃擬失機。如是則將官莫敢不用軍以戰，戰軍莫敢不用素練者。夫當賊船之初來，能迎其鋒，犁沉一船，視勦殺一二零賊者為功孰多。第責割級于波濤騰湧之中，勢所不能，即如朝鮮海上之捷，聞遁倭敗沒。

委以千計。乃功雖真，而級則贗。人且因級以疑功，則首功之例不當。槩論于水戰也。明甚。今須更為令。陸戰論首功。一依戚總兵火兵割級按數第賞之法。勿令功僨事。海戰論衝犁。惟據耳目所共覩，擊碎船隻。以次議賞。欲固東北隅，莫若聯遼陽山東為左右手。欲聯遼陽山東為左右手，莫若亟復海運。習海道，何也。登遼隔海甚近，風順半日可達。舊制歲運登萊布花，以給遼軍。征東運餉至義州，亦即循此故道。若由成山外洋週迴達直沽，遙望鮮疆，近遼旅順，我之運路固即倭之來路也。一以測危礁暗沙之險，便于迎

敵一以備舟楫轉漕之具。便于救鮮。一以合二鎮唇齒之援。便于接應。一以關閩浙舟師之路。便于調赴。矧今關外戍軍。往往越山航海以逃。安在不通海道之足以弭寇。且黃淮中梗。會通艱阻之秋。而此路一通。甚為便益。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七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北虜之地。有硝而無礮。東倭之國。有礮而無硝。兩廣川貴之地。亦間有其一。而不得兼。故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為長技。至於腹裡。東西南北之地。彼此交反。亦宐律有明禁在。國初時尤嚴。近因法紀少疎。而航海通倭。帆檣相接。故倭得以資其硝礮之饒。而反以烏銃為威中國之具。甚

者雲南緬酋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以敵中國嚴
絕其禁則外夷長技亦可滅其勢矣夫國初私販
硝磺之禁固嚴而火器私學之禁尤嚴我太祖自
平群兇之後火器收之神機庫庫曰神機言不欲
輕泄也雖邊鎮總兵亦不得私藏私置蓋謂此無敵
之器不敢輕用亦不容人人曉其制度而私相授受
也黔省有守備官欲將熟苗習以火器使制生苗甚
至將官因一時無人妄以神器授之士兵夷兵雖云
濟一時之急終爲他日之憂縱一時土漢兼用止可
令我曉火器之兵代彼衝鋒決不可令曉其制度方

爲得策今之四夷並一切土官之家多有亡命依附
百般鼓弄惜乎此輩中國不能收而四夷藉之反爲
中國一劫敵大可恨也夫火器之用無間古今無間
攻守其種實多如發煩卽神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
軍威猛無敵破敵可成血路攻城可使立碎古惟銅
鐵鑄成者自廣東葉軍門始以熟鐵打造較鑄者遠
矣架以三輪之車一放之後輪向後走十數步以殺
其威猛之勢其架不振壞實爲圓機或間有損傷緣
匠有工拙其體甚大而煮火不到使然或倉惶之際
裝藥有多寡用子有輕重大小之異或素不敬重有

所觸汚此物乃神器一砲之出數百生靈所係豈小哉但體勢重大難以輕舉遠到惟攻已困之城而塞要衝之口非此不足以示威也其次則滅虜砲馬腿砲虎蹲砲虎尾砲連珠砲若連施疊放雖百物之衆可使落膽至佛狼機內用子鏡提放不竭其母鏡若長可得數百步之遠更看照星真的可以取將擒王但未免用銅用鐵體骨亦重今用堅木作母鏡一人可挽而走多備子鏡軍中可稱利器其次則三眼鏡與鳥嘴鏡鳥鏡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鏡宜北而不宜南何也北方地寒風冷鳥鏡必用手擎常日爲勞一

開火門其風甚猛信藥已先吹去用礮信則火門易壞一放之後虜騎如風而至又不便執此爲拒敵之具近有制竹鳥鏡及自閉火門鳥鏡亦一時之奇然終是費事惟三眼鏡一捍三鏡每鏡可着鉛子二三個惟伺敵三四十步內對真方放一砲三放其聲不絕未有不中者虜馬闖至則執此鏡以代悶棍虜縱有鐵盔鐵甲雖利刀所不能入者惟此鏡能擊之故在北方鳥鏡不如三眼南方所禦惟倭與苗其人多係步戰其來之勢不得如虜馬之疾虜勢之衝風氣柔和不在山谷則在蹊田之內鳥鏡照定施放中敵

極準按定班次一上一下，雖三放鏡熱不可再放。若每人以布數尺，用水打濕，三放之後以布濕鏡，可以長放不歇。有狼筈挨牌之類，在前縱衝來，此足拒之。若三眼鏡其桿甚短，其去不遠，對真不如鳥鏡之準。執之以禦倭刀利鈍相懸，人易生畏心，故在南方三眼鏡不如鳥鏡。大約天下之器原無鈍，惟在習之何如耳。客曰：鳥鏡三放而熱，必待少歇。三眼鏡三放而止，必待另裝，恐敵人不退。雖有輪班，亦恐不濟。柰何更有出於三放之外者乎？荅曰：袂鎗之制筒少長，可以五放兩頭相同，可以十放。俗稱十面埋伏鏡是也。

也。但五六寸間，即鑽一眼，先入藥，築實方入鉛子，一又入土一寸餘，又築實，剛與上眼平層，層如此裝去一頭，可五放。若下層不築實，上層再築下，去其下層之藥，又沉於眼之下，放多不準，不然總作一鏡放出矣。若兩頭十鏡連放不絕，則敵人莫測，可稱神器矣。惟有力者能持之，運於車上用更妙。客曰：火箭如何？荅曰：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長過於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鎗，方能濟頭上，須用回火約十分之二。水戰方可焚帆，陸戰方可焚寨，其鏃必用茨菰頭點鋼，長信入箭腹。

中三寸信外銼一肩與箭竹相湊合不然火箭力大
一蹴則鏃入箭腹傷人不深其竹鐵交接處須用筋
纏堅固用漆漆過其翎花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
此火箭之制也至於今時之用見敵惟首高遠放去
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於無用之地
甚可惜也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
籠內名曰一窩蜂又曰火籠少者九枝曰九龍筒或
其狀差小者名曰湧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
多其實一而已矣客曰火毬火磚火礮之制願聞
其詳荅曰三者一法在人而已均爲驚心駭目之具

使其亂而取之之意也至於傷人未必如火箭之狼
有曰內用毒火毒烟使敵人口鼻聞之皆倒固曰是
矣然兩敵相當生歿不懼殺傷在地而猶殺人何等
毒烟即令人立時歿也或敵人攻營蜂屯蟻聚可燒
而走也或敵人結營山林可因而焚也或夜去敵營
探其睡熟以此丟入外以精兵攝之可因其亂而取
也或攻敵之城營其堅壁不高設法飛入使其夜驚
不眠吾得以逸待勞或水戰其船相近燃信得法丟
入彼船或焚其帆篷或亂其脚步無不利者至於火
礮專爲水戰之用舊制將藥信縛在礮外遇船燃着

八編類集 卷之二十一 五
丟去恐風帆上下往來不定一燃之後而機會不得則不敢復遲倘不得丟入賊船只得投入水中不然則反爲本船之害矣今制每礮八鼻鼻各繫火繩四五寸一段如臨用之際將火俱點着以四五寸之火繩可燃許久惟伺便始投一投則礮破礮破則藥見八面皆火繩豈無一繩燃火藥者此法可以久待亦變法之妙者其火球火磚若在水戰全在點信之人有用若點信太長易至閃滅或丟入敵船敵人見信尚長亦可反擲我船之內若點太短未及入賊船而先發均反爲累况臨敵之時易至失錯二物用之水

戰不如火礮之妙也戚南塘舊法用火藥一桶上用一礮火燃礮中以灰覆之看敵船之將近二人携桶擲去其船可焚亦佳法也但恐桶重難舉火礮易覆未反害人而先自害客曰火礮之製今變其藥線而用火繩可以持久極善之製也然遇順風彼船甚速而我船少遲欲焚其帆奈何答曰焚帆之制有遠近四等若在百步之外者火箭也夫傷人之火箭力要大勢要急其打造也非鐵桿鎚打二萬鎚不可其頭盡處回火止用十分之二若焚帆火箭止用木桿鎚打其力止可至百十步而止頭用倒鬚其回火當

用十之三四夫火箭力大而帆簾之薄一射徑過何益於焚故焚帆之箭止量其力至帆而止則無透過之失如尚慮透過當於離火門之下一二丈遠用竹扎十字交叉以阻留之如五六十步用弓射石榴箭如二三十步則噴筒之制甚妙咸南塘公紀效新書已載之詳矣如近十數步之內或焚帆或焚其灶棚非火飛抓不可其制用可車之木車作捧槌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入明火藥裝滿週圍共掏七八孔以出火又週圍用倒鬚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雨濕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或釘

入人身可焚而走釘入竈棚可以延燒此四者之外焚帆無奇策矣客曰火飛抓之妙不獨水路焚帆可用如陸戰令持諸器者各帶一具臨敵合戰之時前向用長兵相抵後面短器手點火擲中敵人無不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通之而已此亦短技長用法也火石榴箭不止燒帆用射虜馬其火甚為有力無論大小等砲俱掘成溝將砲栽向敵人來處或敵人集處上復淺上中用通節竹走火線於內有用干日火者有用鋼輪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走線橫攔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落火發

線走諸砲齊出如謂走線或怕大風吹斷或怕野獸衝動令一快走之人暗隱於後亦用走線發之或將各器埋成營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則須鐵鑄石榴砲或石砲平地碎躍無不可者遠近皆可以類而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放也今虜馬奔衝信非中國之馬可禦者車戰不講是我之短犯彼之長終不濟也一講車戰則人笑以為迂似以遲頓之車而欲與馬足較勝負斷無勝理殊不知車者原取其整齊部伍鎮靜人心進無速奔退無遽走柰何欲與虜馬較遲疾也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又素為匈奴

所畏懼者莫過李廣夫李牧之用兵虜入則牧堡而無亡失李廣不擊刁斗而間諜常遣夫間諜遣矣則虜之人犯我可預知壁堅野清則虜入無所掠虜無所掠則勢必近城堡當於要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虜騎之來將車上火器火箭等器次第制之而車之傍隙則以弓矢三眼鎗制之其車前出拒馬鎗二三根用有力之人挽車而前為衝敵之具則虜馬惟有遁耳豈能飛越虜遁則放開馬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衆寡不敵則仍收入營中虜再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初虜自東來則東路

要衝如此應之虜自西來則西路要衝如此應之南
北之車當以雙輪單輪并用今用之東南者惟單輪
為善何也道狹故也如用下營兩乘單輪以木橫拴
拴定亦雙也前出拒馬鎗二根相連若特角之勢可
直貫於後就作後推之把手其實二根長鎗耳如勢
必棄車以戰將拒馬二鎗向後一抽而出則前後把
手皆無矣敵人得去亦難轉移如諸葛木牛流馬舌
在腹中舌轉則不能行之遺意耳今在臨時變通相
地為之車上載佛狼機一或百子銃一傍安火箭二
筒隨安隨放各有轉便不待摘下箭桶而後人箭恐

緩不濟事也車前畫虎豹獅頭以為驚馬之象其牌
可後折少遮風雨亦恐大高難過險隘其兩邊各有
門一扇可開可閉行可載衣甲糗糧每十人一輪只
用一人在後推之如欲行速餘兵以手持器械插入
車之兩傍鐵環內而代推之如不用盡去上面牌廂
下惟平車一輪可以運糧一車而數善備焉此車戰
之妙也我朝傾東南之財守西北之虜奉若驕子
無敢言戰雖邊捷屢報皆待其已死而斬之者未曾
敢有旗鼓相當一戰無非畏其奔衝之勢若車戰可
行則吾兵藉以為勢而出塞之功亦可望也但使藥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九
無法分量少差則相去亦天淵矣。客曰對真而又
不中何也。荅曰此鉛子之病也。鉛子之法鏡猶弓也。
鉛子猶矢也。弓良而矢直無不中也。今學銃之人全
不知用藥若干則可遣動幾錢鉛子猶如弓幾個力
氣能發動幾錢箭如稱衡稱錘務要相配少差則不
準矣。予舊有贊曰子重於藥則多半落。藥強於子火
鎔子死。子藥相停更合管門。子門同圓藥力氣全。門
大子小藥氣上燎。子或徧歪出之必垂。子被火使決
無中理習者知之。等於弓矢此數言雖俚能盡火器
之妙不拘大小其理實同。外四川有石油者和藥可

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團藏火器中借火氣一
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於船蓬船艙之中掩敵不
備駭目驚心。縱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
其焚必矣。若以兵襲之無不勝者。又聞江豚在水中
能迎風逆浪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爲藥。
至於用砲水中舊有水底鳴雷其法用大缸數口藏
大砲於中安於扼險之處直對敵之來路上用柿油
等物封固緊密中實以藥用整竹取空藏走線於內
安於水中用一索橫於水面而竹狗機括用干日火
生於索上索下水一二寸望之不見伺敵船之來或

柁或底撞動其繩機落火發砲自水中打出而敵船可壞此不過下地雷之故智止移陸爲水加油紙封固之不同耳予變爲一制似可禦倭夫焚倭之船莫如火碎倭之舟莫如砲但大砲用於船上恐未損人反先損已自砲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番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其堅固量其高過於夷船將斗粗整木掏空卽今之木發槓也量其大小用藥若干須用鉛子五斤以外者縛於木架之上前立二杆外朦以絮被畫以城垣之形其被可升可落後用走舸二隻每

隻用善泅者四人照管一筏或二三十座皆如之運於江海之上惟早晚視風以分佈之夫海洋固濶而有山有沙其風則入其口其港視風所起之方位將此筏先架梁於扼險之處平排如堵下安椿木以識之先拚一二具照倭來路打去客曰海濶浪大洄不能前柰何荅曰有水馬之法用黃藤造一水馬腰似斗粗下用四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遮前浪馬尾高一尺遮後浪各虛其中外用布裹堅漆拴以轡鏟人騎其中以便攀扯馬頭另外安插中空一段可藏乾糧足備三日之用有此一物則人人膽壯其

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綿里上用匏片爲甲葉匏取其浮綿取其水濕可禦矢石傍跨堅木短橈一件橈首用鐵爲刃可爲戰具而橈桿之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雖船損落水猶可以戰予每見江海舟人有幼子各繫一整匏於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將水帶亦用黃藤編輯至於兩掖惟一扁層或以皮聯之取其不碍戰鬪至於負之背上者少加大焉而曾前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於水且利於戰若腰繫此帶而更騎水馬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

馮應京說

敵臺圖





先年邊城低薄傾圯間有磚石小臺與牆各峙勢不相救軍士暴立暑雨霜雪之下無所藉庇軍火器具如臨時起發則運送不前如收貯牆上則無可藏處虜勢衆大乘高四射守卒難立一堵攻潰相望奔走大勢突入擄掠莫禦今建空心敵臺盡將通人馬衝處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圍闊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衝處四十步或一百步一臺緩處或百四五十步或二百餘步不等爲一臺兩臺相映左右相救騎牆而立造臺法下築基與邊牆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餘內出五尺有餘中層空豁四面箭窓

上層建樓櫓環以堦口內衛戰卒下發火砲外擊虜賊賊矢不能及虜騎不敢近每臺百總一名專管調度攻打臺頭副二名專管臺內軍器輜重兩防主客軍士三五十名不等其常川守臺先曾用主軍因月糧一石內供父母妻子之養外備臺上日月之炊每有饑餒而歿者棄臺而逃者其存者往往私棄臺守下臺措辦米糧且妨身役不得操練今將召到南兵一萬分布各臺五名十名不等常川在臺即以爲家經年再不離臺入宿人家以此臺上時刻不致乏人故此數年無虞遇虜則擊斬全捷五臺一把總十臺

一千總節節而制之官軍得以固守無恐即大舉虜賊犯邊攻必難入亦難出此修險隘之大收効最著者也

每臺一座設備軍火器械什物

佛郎機八架	子鏡七十二門
鐵門二十四根	鐵錘八把
鐵剪八件	鐵錐八件
藥匙八件	鐵送八根
圓木座八箇	木槌八根
合口鉛子二千二百六十箇	神快鎗八桿
合口鉛子四百八十箇	木馬子四百八十箇
錘八把	鎚八把
剪八把	藥匙八件
藥碗八箇	火藥四百斤
火繩二十根	火箭五百枝
鐵頂尖棍八根	鐵一箇

鼓一百面
木柶一具
石砲五十斤
河光小石四千塊
食米十石

旗一百面
大水甕四口
河光大石四百塊
煤炒二石
鍋二口

烽埃圖



兵部 兵類

卷 第 一



自古守邊不過遠斥埃謹烽火蒯鎮以險可恃烽火
 不修久矣緣軍馬戰守應援素未練習分派故視烽
 火為無用今該議擬呈會督撫叅酌裁訂凡無空心
 臺之處即以原墩充之有空心臺所相近百步之內
 者俱以空心臺充墩大約相去一二里梆鼓相聞為
 一墩每墩設軍五名計減濫設墩軍不下數千省費
 不貲墩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為準不相間斷近臺
 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
 號賞罰立為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
 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員係

守墩傳烽
 皆用商兵

處將軍所
辦也

南方人員以其機利素習也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
墩舉烽左右分傳計薊鎮邊牆延袤曲折二千餘里
不過三箇時辰可遍別路兵馬見烽即行收拾器械
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邊者分投趨赴戰守全
鎮邊牆一體警備軍士乘牆晝夜罔懈禦備既速馳
援不悞

每墩臺一座設備號火什物

小房一間

隔為二半間向邊外半間墩軍住向
內半間百總住

炕各一座

鍋竈各一口

米一石
木釘一箇

碗五箇

碟五箇

種火牛馬糞五擔

鹽菜之類不略

以上墩軍備之其空心臺係克墩者亦備之一

分

大鏡五箇

盞口直口碗

口纓子皆可

三眼鏡一把

白旗三百

燈籠三盞

白紙糊務粗徑一尺五尺長三尺

以上俱官紙

大木柵二架

每架長五尺內空心六寸深一尺
要性響體堅之木不合式者即行
改造每插柵必雙庶聲合而可遠
該路採木造與

旗杆三根

好繩三副

發火艸六十箇

間覆之母令雨濕

火池三座

連草苦蓋聽用

火繩五條

張口庶草多火亮

旗竿三根

每根長一丈八尺要直其上橫竿安

扯旗繩五副

務要新粗每半年一

八編頭簪

兵

七

以上俱軍採辦

得氣
得氣
得氣

傳烽號令妙無窮，編與墩軍各一通。千賊以上是大
舉，百里餘外即傳烽。一砲一旗山海路，一砲二旗石
門烽。一砲三旗燕河警，一砲四旗建昌功。二砲一旗
太平寨，二砲二旗是喜烽。二砲三旗松棚路，二砲四
旗馬蘭中。三砲一旗墻子嶺，三砲二旗曹家烽。三砲
三旗古北口，三砲四旗石塘終。若遇夜間旗不見，火
池照數代旗紅。賊近墻加黑號，帶夜晦換盞大燈籠。
賊若潰墻進口裏，仍依百里號相同。九百以下是零
賊，止傳本協自成功。單用砲聲分四路，不須旗火混。

匆匆山海大墻皆一砲，石門喜曹二砲從。燕河松古
三砲定，四砲建馬石塘終。零賊東西一時犯，兩頭砲
到一墩重。該墩聽砲分頭說，東接西來西接東。但凡
接砲聽上首，砲後梆響即如風。砲數梆聲聽的確，日
旗夜火辦玲瓏。各軍俱要留心記，若有差池法不容。

傳烽歌

今人胥言佛郎機鳥嘴銃，傳自番舶曾聞之。參將戚
繼光日昔署衛印時嘗發，山東地窖佛郎機乃成。
祖所蓄年月鑄文可稽，又於衛庫中見鳥嘴銃皆倭
變未作中國所故有者。又聞胡序班云渠諳火攻法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兵部

六

二二一 一種偶從南都神機營鏡手竊而得之所未得者尚以三百餘計也又聞正統己巳虜騎薄都門京軍隨駕而出者過半司馬于謙以軍器局神鎗試之火石所及人輒成粉一砲而虜歿數萬血湧如川遂解圍去可見兵器莫備於我 朝私習之禁莫嚴於我 朝承平久而民不習兵亦莫如我 朝也

福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發貢一門 大佛狼机六座 碗口鏡三箇
 噴筒六十箇 鳥嘴鏡一十門 烟礮一百箇
 弩箭五十枝 藥弩一十張 粗火藥四百斤
 鳥鏡火藥二百斤 弩藥一甌 大小鉛彈二百斤
 火箭三百枝 火磚一百塊 火砲一十箇
 鈎鑊一百把 砍刀一十把 過紅釘鑰二十根

標鎗一百枝 藤牌一十面 寧波弓五張
 鐵箭三百枝 灰礮一百箇 大旗一面并號帶
 大蓬一扇 小蓬一扇 大櫓二張
 舵二門 大索六根 小索四根每根長十八丈
 扳船索一根 繚後手索二根 旋轆四槓每根長二十丈
 絞旋索四根 鐵鍋四口并竈蓋 花碗八十箇
 鐵鑿四把 鐵鋸四把 鐵鑽四把
 鐵鑿四把 鐵斧四把 薄刀二把
 銅鑼一面 大更鼓一打 小鼓四面
 大挽旗一頂 方正旗五頂 水桶四擔并擦梁
 燈籠十盞 木梆鐵鈴一副 借用大小松杉木十株
 火繩六十根 繩十根 鐵蒺藜一千箇

捕盜自備

釘四十斤 油五十斤 麻六十斤
 灰三擔 各兵自備用篋盃一頂
 腰刀一把
 隨身釘鎗一根

海滄船應備器械數目

編頁集 兵曹 七

大佛狼梳四座	碗口鏡三箇	鳥嘴鏡六把
噴筒五十箇	烟確八十箇	火砲一十箇
火磚五十塊	火箭三百枝	粗火藥二百斤
身鏡火藥六十斤	藥弩六張	弩箭一百枝
弩藥一甌	大小鉛彈二百斤	鈎鑊六把
砍刀六把	過船釘鎗十根	標鎗八十根
藤牌十二扇	寧波弓二張	鐵箭二百根
灰確五十箇	大旗一面并號帶	大篷一扇
小蓬一扇	大櫂二根	舵二門
旋二門	挽槁二十根	大索四根
小索四根每根長十五丈	旋織四根每根長四十丈	絞旋索四根
鐵鍋二口	水桶二擔	鐵鍬二把
花碗五十	鐵鋸二把	鐵鎖二把
鐵斧二把	薄身一	鐵鑿二把
更改一百	鐵鼓一面	鑼一石重五斤
五方索一	燈籠四盞	木梆鐵鐸一副
備用	木五株	火繩二十六根
繩五根	鐵蒺藜八百箇	

捕盜自備用

釘三十斤 油四十斤 麻繩十斤
 灰二擔 各兵自備用 篋盛一頂

隨身釘鎗一根
 腰刀一把

蒼山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佛狼梳二座	碗口鏡三箇	鳥嘴鏡四把
火繩二十四根	噴筒四十箇	烟確六十箇
火磚二十塊	火箭一百枝	粗火藥二百五十斤
易鏡藥四十斤	華弩四張	弩箭一百枝
弩藥一甌	大小鉛彈二百六十斤	過船釘鎗二根
鈎鑊四把	砍刀四把	標鎗四十根
灰確三十箇	大旗一面并號帶	大蓬一扇
小蓬一扇	速陽蓬八扇	大櫂二枝
邊櫂八枝	舵二門	拔舵索一根
竹篙二十枝	大索四根	後手索二根
小索二根每根長十五丈	鐵鍋一口并火蓋	鐵鋸一把
旋織索一根	鐵鑽一把	銅鑼一面重五斤
花碗四十箇	鐵鑿一把	鐵斧一把
鐵鑿一把	薄刀一把	

綉旗

卷之

三

更鼓一面
燈籠四盞

小鼓一面
木柁一具

五方旗五百
鐵鐸一箇

備用松杉木五株
繩五根

捕盜自備用

釘三十斤
灰二十擔

油三十斤
府三十斤

各兵自備用

篋一頂
隨身釘鎗一桿

腰刀一把

一、火箭只著棚帆當中一點打去常高中則不可救，
低則易救。一、賊船如近我船便傾下火藥一二桶，
少則無用連桶則恐滾擲水中須傾桶倒下。一、百用
一、二人用鐵鋤執炭火數鋤隨藥擲下火多則必有

燃藥者或用粗碗一箇種火一碗用灰蓋之放於桶
口擲藥之時碗內火同藥傾及船一盪而火藥相粘，
必發難救此第一全勝捷徑妙法智者不能施其巧，
勇者不能用其力也。一、敵人慮我官兵追戰將船
內器物遺棄水中兵夫敢有撈拾而不追賊者許本
船捕甲割耳示眾故縱者連坐斬首。一、凡已打敗
賊舟一隻而餘舟不行分投追打別賊共相攢來爭
撈首級致賊遁走者各船獲級俱止歸先打一功餘
船捕盜細打一百割耳其一船雖已逼到賊舟而未
即打敗餘舟接應曾同用力者不在此例各船遇敵

敢有畏勢揚帆遠望逗遛不進者捕盜舵工俱就陣
斬首示衆 一各船放銃須將火藥收藏安便免致
火星爆入貽患匪細倘有失誤銃手管藥兵夫一體
軍法施行 一各船遇警捕舵兵夫不許解衣而臥
違令察出治以軍法 一報警至急起舵不前即便
用大茅竹一段計長一二丈縛在舵繳浮水以便班
師各自認取違誤舵手割耳示衆 一各船捕舵兵
夫遇泊船山巖無故不許上山閑遊恐遇警一時下
船不便致有慢事若要取水輪直兵夫赴中軍船告
稟明白方許取水違令上山定挈治不恕 一往來

巡哨遇有緊急各在信地登各相近山上先行舉放
烟火所在兵船瞭見火光烟焰就行開帆望火前進
哨勤聯近烽燠即時按放傳報南北大兵防截其哨
船仍探賊船何往踪跡親報領哨官以便進止如火
報不爽兵船逗遛慢事罪坐該營領哨官員若哨船
不盡信地止於一處探望或在漁樵船隻人內取信
或到山放火而原積柴草不足火小不能燎遠致失
傳報慢事者該直哨船軍甲俱已軍法斬首
我舟在洋出哨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時將盡不可
貪程一意前往須防今夜自安泊處恐無收界風至

之虞遇龍潭神廟不可放鏡吹打吶喊或有驚動起
 風作浪之失早晚占看日月星雲氣色飛鳥預知風
 雨未到晚黑便收礮岩高登四瞭恐隔山先泊賊船
 而我。不防也。謹行准

浙東潮候

初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巳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亥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江北潮候

初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三	六	九	十二	十五	十八	二十一	二十四	二十七	三十	初三	初六	初九	十二	十五	十八	二十一	二十四	二十七	三十	初三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三	六	九	十二	十五	十八	二十一	二十四	二十七	三十	初三	初六	初九	十二	十五	十八	二十一	二十四	二十七	三十	初三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末

江洋春夏潮大而速秋冬潮小而遲江海每月初三
 至初七十八至二十二為大汛潮大而速初八至十
 七二十三至初五為小汛潮小而遲 一朝生為潮
 夕生為汝晦朔弦望潮汐應焉故潮平於地下之中

而會於月潮生於寅則沒於申潮生於巳則沒生於
 亥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定太陽出沒以應潮信時刻長短

正九出乙入庚方
 三七發申入辛地
 五月生艮歸乾上
 惟有十月與十二
 二入出兔入鷄腸
 四六出寅入犬歲
 仲冬出巽入坤方
 出寅入申仔細詳

定寅時

五九五更二點微
 三七平光是寅時
 五月日高三丈地
 仲冬纔到四更初
 二入五更三點歇
 四六日出寅無別
 十月十二四更二
 此是寅時須切記

行船觀日月星雲占風濤

日暈則雨月暈則風何方有鬪即此方風來也
 日沒臉脂紅無雨也有風須看返照日沒之前

臘脂紅在日沒之後記之記之

星光閃爍不定主有風

夏秋之交大風反有海沙雲起謂之風潮名曰

颶風此乃颶四力之風有此風必有霖淫大雨同作

凡風起早晚和明日須防再多

有暴惡之風盡日而淫一防夜起之風必毒

凡東風急風急雲起愈急必雨起雨最難晴

凡春風易於傳報一日南風必遷一日北風雖

早有此風向晚必淨

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愈急北風吹起便大

春南夏北有風必雨一雲若砲車形起主大風

雲起下散四野滿日如烟如霧名曰風花雪風起

雲若魚鱗不再也風頗

凡雨陣自西北起者必雲黑如漆墨又必起作

肩祭陣主先大風雨後雨急易晴

水深生鯨青主有風雨一秋天雲陰若無風

則無雨一海燕忽成群而來主風雨烏壯雨白肚風
 海猪亂起主大風一夜間听九道進身叫十
 風雨一声風二声雨三声四声断風雨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一
一 蝦籠張得鯨魚主風雨 一木蛇蟠在芦青高
起土水高若干漲若干回頭望下水即至望上稍慢
一月盡無雨則來之初必有大風而俗云廿五六
日若無雨初三四莫行船春有二十四番花信
風梅花風打頭
棟花風打末

逐月風忌

正月忌七八日風乃北風也 二月忌初一北風
三月忌清明北風 五月忌冬至風以正月下雪
日爲始算至五月乃一百二十日之內主此風
六月十二日忌彭祖風在前後三四日 七八月
若有三日南風必有北風報之 九月九日前
後三四日忌九朝風 十月忌初五風在前後
三四日內 十一月忌冬至風 十二月忌二
十三四掃塵風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八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輳輳之險濫車之水名山
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莛草林木蒲葦之所茂
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
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
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
士之精粗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

兵論

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使。群。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連。什。伍。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管子地
圖篇

吾已陳師于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勲
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
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吾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
也

臣聞先漢西羌之叛辛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欲守
臣愚以謂充國之議是也後漢東羌之叛張奐則欲
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愚以謂皆非也臣惟武賢之
議非爲國遠計冒危要幸以射利耳此邊吏之常態
國之大患漢居屬羌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修
將吏不選擾以致怨利以啓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

宜殺之則怨寬之則侮張奐不惟其本而襲儒者之
弊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復動一切苟安非至計
也段熲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也陳師

道武

讀論雄矯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

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于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
矣求之于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于用而不窮者
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吾評
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
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

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
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
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
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期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
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敵家則交不得合而武
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
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
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
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
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尺復

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句踐不頽舊塚而吳服田單謫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韜唐蔡之怒及乘子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解矣夫以武自爲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况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于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

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而益辨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蘇洵孫武論

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賊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則是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

制兵

八編類纂 卷之八
四
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高宗從之。久之謂群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戍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

朕何憂哉。

北魏尚書西平王源賀上言

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勤。誠官厚賞。屬頻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霑卹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克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黃巢陷東都。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

此等兵計却

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等至潼關。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鬪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齊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饑甚。遂誼譟燒營而潰。

韓建惡諸王典兵。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

或曰東漸

疏連上昭宗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姦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為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

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昭宗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更變。不若歸之北司為便。昭宗乃諭胤扆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治為左右中尉。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李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克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為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為召之邪。胤無以應。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

朱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為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延範為官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

後梁時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後唐莊宗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郭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

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為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馬直軍士王温作亂莊宗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温反欲何為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人以王温之故俟鄴都平定盡坑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為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後晉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眾力由是禁軍皆在麾下而宿衛空虛

後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

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括歛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後漢高祖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高祖。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夜遣壯士踰城入。啟關納其衆。殺超牙數百。其守將

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

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後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有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藩鎮所蓄。詔募天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下壯士咸遣詣闕命趙匡胤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驕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宋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為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為藩籬者曰蕃軍至神宗時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

妾得不弱

河北京東西路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兵不可泥

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故卒乘輯睦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

八編類纂 卷之八
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爲名聚之教塲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遂詔罷之

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爲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亦世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知諫院

議是而三
刺一川
亦矣

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克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

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十爲五馱法馬牛任從所便

其間隨行什物鍋幕之類皆具故師行萬里經巨歲
月無所闕乏自五代之亂弱者輕齎強者因糧遂失
五馱法臣伏見朝廷之制每指揮五百人指揮使得
夾幕一具副者得單幕一具馬軍得葉鍋布行榻等
若干步軍得鍋若干自軍員以下更無帳幕或出次
野外雖甚風雨亦無所庇又戰士被甲所將衣衾悉
自負荷軍馬則孟杓之類悉在馬上然則行數百里
人馬強力皆已先疲脫若逢賊安能挽蹋擊刺與爭
勝哉故無幕布則士卒無所休庇無馱物士卒須自
負荷此於軍戎亦非小害臣乞詔近臣檢求唐馱幕

法下殿前馬步軍司議可復與否明條利害上稟

宋

請復唐馱幕之制

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為今而言策之
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假以虜事言之若聞
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眾寡之勢不論戰遲
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
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
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
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
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

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
 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
 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
 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尹洙兵制策
 南唐時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
 自濠州遣邊鎬等泝淮救之軍紫金山列十餘寨如
 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
 自帥眾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
 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為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
 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勣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

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
 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
 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
 喪將士皆感泣

後晉三鎮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于劉知遠對曰
 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
 內有勁兵外結強虜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
 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
 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
 一幘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

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周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臥行宮帳中張承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槨車歸葬自是驕將

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回紇歸國，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步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吐突承璀自行營還，復克左軍中尉裴垍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

八編類纂 卷之六
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瓘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憲宗罷承瓘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之則衆後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

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嘗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擐旗伏屍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

六經類纂 卷之八
昔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干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

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晉羊祜請伐吳書
自閏月以來。賊但勅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

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親
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
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
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
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
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
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
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
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
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

應屆目不
敢爲同異

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
于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
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
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
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
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
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
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
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
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

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

杜預請伐吳之期

北周主謀伐齊命鎮邊益儲備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守禦周柱國王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為陳氏所取內離外叛力盡計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

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儲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眾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直闔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宗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眾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書奏周

主使伊婁謙聘於齊以觀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乘船而匿之買樊船五六十艘置於濱內陳人覘之以爲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幙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既而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諠譟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啓告變陳主以蕭摩訶樊毅

君睡將醉

魯廣達並爲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爲大監軍遣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旣而賀若弼拔京口軍令嚴肅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分道宣諭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父老來謁者晝夜不絕於是弼自比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晉王廣遣總管柱彥與韓擒虎合軍屯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旣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那可專

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任忠言于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暎等衆軍必沿流赴援。

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引曰：「歛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多出金帛克賞，使魯廣達陳于白土岡。任忠焚穀，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八千勒陳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煙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潰亂，不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任

分道出兵
最患不相
知

八編頁集
卷之二十八
兵書

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金兩
膝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當就上流進軍臣以死奉
衛陳主信之敕出部分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遂
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
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惟袁
憲在殿中陳主謂曰我從來遇卿不勝餘人今但追
愧耳陳主遑遽將避匿人十餘出景陽殿自投於井
軍人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妃
同束而上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
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

慟哭謂衆曰不能救國負罪深矣遂就擒弼燒門入
聞擒虎已得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思流汗股栗向弼
再拜既而弼耻功在擒虎後與之相詢挺刃而出欲
令叔寶作降箋歸已不果

隗囂遣長子恂入質馬援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
月而無他職任馬援以三輔地曠上沃而所將賓客
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光武許之會隗囂用
去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怒援背
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上疏臣援自念
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

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
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耻也故
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
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顧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
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道之於善非敢譎
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
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
之術得空匈腹中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敝此皆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憚於

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
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
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
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
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
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愚以爲官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言之然後施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

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移，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三語是出
漢之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

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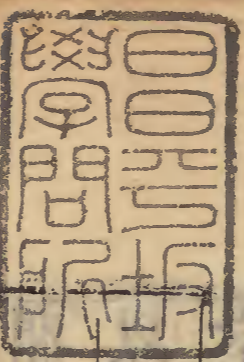
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士尹池爲荆使于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犇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官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鞞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特爲鞞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鞞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庫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于廟堂之上而折衝乎

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爲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賂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黯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遽伯玉爲相史鮒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于君前其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

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知若賢

也。呂覽召數篇



八編類纂

其其同編字之...

